

1 我最早知道鄱阳湖,还是在地理课本中:她位于江西省北部,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。春季水涨,赣江、抚河、信江、饶河、修河五河汇一湖,丰水期湖水面积可达4000多平方公里,当地人称其为“海”。秋去冬来,湖水自南向北在九江市湖口县石钟山附近汇入长江,水落滩出,湖面水域仅留四五百平方公里,而大量的滩涂、湿地、草洲、芦苇丛,成了越冬候鸟们的天堂。

时值盛夏,远来的外乡人不会想到,烟波浩渺的湖水中,白琵鹭、须浮鸥、青头潜鸭、白额雁、苍鹭、黑冠鹤、卷羽鹈鹕、棉凫、黑翅鸢等100多种、数以万计的夏候鸟,在这里休闲嬉戏,偶尔几声鸟鸣,更衬托出祖国第一大淡水湖的空旷与辽阔。古有诗曰:“鄱湖鸟,知多少,飞起遮尽云和月,落时不见湖边草。”苏东坡在湖畔留有诗句:“鄱阳湖上都昌县,灯火楼台一万家,水隔南山人不渡,东风吹老碧桃花。”

真没想到,我在鄱阳湖主湖区的都昌县多宝乡,碰到了诗人李春如。

马影湖是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数十个自然湖泊之一,守在这里的李春如,是一位爱鸟、护鸟、救鸟、医鸟的传奇人物。30多年前,他辞去乡医院医生职务,甘心回乡当一名“鸟医生”。马影湖畔美丽的候鸟让他着了迷,不禁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赞美鸟的诗篇。李春如说,我身上有三个“证儿”:候鸟救治医院的行医执照,县林业局颁发的护鸟员证,还有一个“中华诗词学会”的会员证。在他眼里,这三个“证儿”同等重要,不分孰轻孰重。

我要拜读他的诗,他说,我正要请您指教呢!说着,搬出来厚厚一摞本子。我一看,这不是《鄱阳湖管理局马影湖监测工作记录》吗?他说,我的诗都和巡湖护鸟有关,全在里面了。翻开这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“工作日志”,我被一个个场景、一个个故事、一首首诗词打动了。

2016年冬季的一个夜晚,一只落单受伤的白鹤幼鸟,被彭泽救护站的志愿者送到医院。彭泽到马影湖近百公里,天寒地冻,路途颠簸,到这儿时小白鹤已不睁眼睛了。李春如全力救治,清伤、敷药、喂营养液,日夜看护。几天来他轻声呼唤着:“小白,小白……”小白鹤睁开了眼睛。“工作记录”这样写着:小白能站立了,小白能进食了,小白抖动翅膀了。甚至,还有这样的细节:今天喂小白小鱼吃,它很喜欢,用小嘴叼起鱼儿在清水里涮来涮去,然后才吃进肚里。喂它的水碗里落上草屑它就不喝,只好重新换上清水。末尾还有一句,让我眼前一亮:“鄱阳湖是候鸟天堂,马影湖就是皇宫。”

小白能行走了,便跟着李春如去巡湖。一个70岁的老人在前面走着,后边跟着一只漂亮的小白鹤。小白鹤步子小,跟不上老李了,就飞一段再跟。有一天,李春如忙着数湖里的鸟只,回诊所时不见了小白鹤,他焦急地喊着:“小白,小白,你去哪了?小白,小白,该回家啦!”真是神奇,小白鹤竟然飞了回来,它落在他的腿边,仰起头,发出长长的叫声,好像在说:“老李,老李,我不会离开你。”日子一天天过去,两个月后,小白鹤已完全恢复健康,该回归大自然了。李春如按惯例给小白鹤做了体检,填写了放飞记录表格,然后抱起小白走到马影湖边,依依不舍地张开双手,小白扑棱棱飞向蓝天。小白飞走



生活的诗篇

□李培禹

了,老李黯然神伤,回来的脚步有点发沉。傍晚,当他回到诊所时,忽然听到了一声熟悉的长鸣:“老李,老李,我不会离开你。”啊?小白又飞回来了!

趣闻不胫而走。一天,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钱法文博士打来电话说:“老李啊,小白鹤不能总跟着你啊,这样下去,家下决心按照钱博士的话去做——不见小白鹤。为此,他在山上搭了个临时的草棚,每天远远地观察着小白鹤。小白鹤连续5天见不到主人了,它的叫声由长变短。难过的老李对它又像是对自己说:“小白,听话,你走吧,去找你的族群吧。我和钱博士给你戴上了放飞的环志,你飞到哪都会得到爱鸟人的呵护。”

小白鹤凄厉地叫了几声,无奈地展开翅膀飞走了。老李的两行老泪扑簌簌掉下来。他在这天的“工作记录”里写道:“朝夕相处八十三天的小白飞走了……”在这天的“工作记录”的末尾,我读到了他写的诗:“天上飞鹤,袖上泪,飞去北国万余里。小白仍在耳边语,思念无尽期。”

一年365天,李春如天天都有详细的“工作日志”,结尾大都有“正是”二字,然后冒号,冒号后边就是他的诗词了。十几个本子,哪里看得过来。我随手翻着,这天是2018年10月12日,星期五,“工作事项”栏内记着:“豆雁约500只,鸿雁约100只,白额雁37只,在沼泽草地活动;天鹅7只,8:30在马影湖水面嬉戏,11:30左右飞走了……今天又是晴天,我一早下湖,从新妙外湖到范垆湖7.5公里,一路观测鸟类,也得以观赏了湖景、山景,到晚上11点才回家。正是:马影湖上晚风柔,沿岸菊香流。鸿雁激滢,天鹅情惆,秋水月如钩。白鹤鸣翩翼裳舞,野鸭伴渔舟。一盏红茶,两杯绿酒,夜阑乐悠悠。”还有一篇是2018年2月4日的,这天是大年三十。“工作事项”照例记录着当天观测各种鸟类的情况,然后他写道:“今天是腊月三十又恰逢立春,沿湖村庄鞭炮声很响,湖里的鸟儿们都习

不绝,你来我往,上山捡菌子。

真是千人千份,万人万份,菌子不会亏待每一位彝家人,不管人再多,山上的菌子,田间地头的鸡枞,犹如河里捉不绝的鱼,山间采不完野菜,见者有份,从不会让上山的人空手而归。

年复一年,一茬又一茬菌子是雨水发出的请柬,是彝山约定的客人,今年去,明年来,层出不穷养育着山里人。

菌子有毒,不能随便吃,也常有些大胆的人家,冒险吃了那些不知名的菌子,被菌子闹得头晕、心慌、呕吐,若抢救不及时,便会致人死亡。因此,捡菌子还要仔细辨认,不熟悉,没吃过的不能要。炒吃时,还要放几瓣大蒜,撵撵毒,以免发生意外。

我从小就熟悉很多菌子,且属年幼无知人胆大,捡到鸡枞、青头菌、“牛眼睛”、奶汁菌就敢生吃,或是生火烧吃。

说菌子有毒也不全真,很多新鲜时有毒的菌子,捡回家晒干,像风干菜一样煮吃也能平安无事。

我母亲是个善于驾驭野生菌的人,把那些捡回家的喇叭菌、石灰菌、刷把菌子用开水一烫,腌给全家人吃,也是一道可口的咸菜。

菌子全身都是宝,捡回家,能卖的卖,不能卖的吃鲜,新鲜时不能吃的再晒干,或腌制,都可食之,成了山里人办红白喜事少不了的一道待客好菜。

自从我离开家乡以后,那些一茬茬陪伴我走过童年的鸡枞、菌子和我有了疏远的距离。到了吃菌子的季节,只能到菜市场买,或是星期天开着车大老远上山去捡。

时代在变,菌子好吃,不仅山里的人爱吃,城里的人也喜欢吃。到了酒店上市的季节,楚雄城里没有哪一个酒店、餐馆、小吃店不经营菌子的,都有菌子菜肴,菌子米线、菌子包子、菌子炖鸡、菌子煮鹅、菌子火锅,不论是炒的菌子,还是煮的菌子,或是凉拌松茸、松露,几乎都能吃到。吃的人多,就有了商机,有头脑的人投资办起了保鲜厂,专门收购菌子,冷链加工,或是用油炸干,装罐入瓶,贴上商标,制成别具风味的食品。

更稀奇的是那些带有药味的松茸、松露、羊肚菌、虎掌菌,卖到了几百元一公斤的价钱,专供出口,倍受青睐。楚雄菌子,不仅是楚雄的,也是云南的,亦是世界的。近几年,楚雄南华的野生菌美食文化节上,都潮水般涌来很多客商名流,既品

了,飞走的不多,大雁、野鸭、鹈鹕们似乎如常。我和许小华巡湖虽然很累,但湖畔风清气爽,春暖宜人。正是:暖暖晴风剪柳丝,天鹅白鹤泛歌时。多情鸿雁殷勤问,春到梅花第几枝?”

这样美的诗句,不是深爱着鄱阳湖的人,怕是写不出来吧?

2 山西永和县,静静掩藏在晋陕大峡谷里的一片热土。

五月槐花儿香。我们去年到永和时,永和县第四届槐花儿文化旅游节正热情迎客。槐花儿节开幕式不在县城办,不在剧场办,而是选在了一个叫花儿坡的村庄,好接地气!置身漫坡的槐花儿海中,品尝着鲜槐花儿、槐花儿饼、槐花儿蜜、槐花儿茶,十里八乡的百姓们各个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。

这天,在永和山村深入生活的作家李迪,把打石腰乡冯家山村的“当代愚公”冯治水介绍给我。他说,冯老汉生下来就叫“治水”,好像爹妈就是派他来治水的。采写他,非培禹兄莫属!因为你的名字中有个“禹”字,大禹治水嘛,你们有缘分,老冯治水就由培禹写了。

老冯开始治水还是40年前。冯治水是那种能看报纸、爱听喇叭广播,也崇拜赵树理的农民,他拿出当时全家的家底儿10块钱,买下了深山里的一条叫“红岩”的荒沟。自此,开始了一个人的“小流域治理”。他修路,一修5年,红岩沟底到平缓处的5里石子路通了;他种树,一种就是40年,整个红岩沟长起枣树、花椒、柿子树等经济林3000多株,还有柏树3000株、用材林10000余株。人哪?用他老伴的嗔语:一个英俊壮实的汉子,变成了消瘦得像根“打枣棍儿”的活愚公!愚公移山,老冯治水,矢志不渝,硬是把一个昔日水土流失严重的荒坡荒沟,变成了绿水青山、花果飘香的美丽山村。

更为传奇的是,冯治水还是闻名全县的农民诗人,他的诗稿写满了20多本自制的纸册子。他告诉我,第一本纸册子,是县城新华书店的一个后生送给他的。那年他刚评上先进,借到县城开会的空儿,走进新华书店买书,年轻员工见他不仅买农业科技类的读物,还要买诗集和赵树理的书,便和他聊起来。小伙子知道这位农民老汉热爱文学,已坚持读书写作20多年后,十分感佩,他找来一堆背面可用的废表格,用订书器订成了本子,送给冯治水写作用。老冯当场作诗:“进城来到书店中/遇见一位好后生/给俺订个笔记本/写诗做文更有情。”我翻看他的纸册子,见一些诗稿下面署名是“赵树理作家协会会员冯治水”,显然,他这个自封的“作协会员”是跟着赵树理的。接地气的永和县县委、县政府给予冯老汉的奖励也让我感动不已——200个雷管、200米捻子、20个钢钎,外加由县里为他出一本《冯治水诗集》。

我向老冯讨要了一本他的诗集,他却不肯在扉页上签名。和老模范握别前,我扛起他用过的那把老锄头,胸中不禁涌出伟人的诗句:“喜看稻菽千重浪,遍地英雄下夕烟!”

今年5月,槐花儿开得格外旺。伴着淡淡的花香,传来了永和县全面脱贫的喜讯。我想,农民诗人冯治水,一定会写下新的诗篇。

尝宣传,又订货洽谈。每年都有很多菌子生意成交,很是热闹。

彝山的菌子,天地恋爱之孕,是千百年来云贵高原阳光雨水相亲相爱的孩子。

彝山的菌子,是人类与自然契约,就像那些冲着楚雄菌子慕名而来的朋友,不见不散……



大师图 林凤眠作

新天



军功马
□申平

上世纪60年代,我家住在草原上的军马场附近。军马场,多么神秘的地方!在一座高墙大院之内,最多时养着上千匹军马,每到马儿出场的时候,首先会听到一阵雷鸣般的声响,然后是一阵烟尘腾起,成百上千匹军马在十几个马信儿的押解下奔涌而出,气势磅礴,人喊马嘶,那场面极为壮观,简直惊心动魄。

这个场面结束后,就会有一个瘸子牵着一匹老马走出来,瘸子的年纪也很大了,就那么一瘸一拐地走在老马一侧。他腿脚不好,可是从来不见他骑马。那匹老马是枣红色的,身架高大,隐约可以看出它年轻时的风采。但是现在它却显老了,行动有点迟缓,它总是低着头默默地走着。这个场面,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。

那时我十三四岁,正是人嫌狗不爱的年纪。我对军马场,对那些军马,内心充满好奇。而且,我还着魔一般想骑马。看见那些马信儿威风凛凛骑在马上,我简直羡慕得要死,夜里做梦经常骑在马上飞驰。但是那些军马一匹匹生龙活虎的,我哪里敢碰,我的目光最后落在了那匹老马身上。

那两年学校都停课了,我和伙伴们整天无所事事,上树掏鸟,下河捉鱼,偷瓜摸枣,无所不干。那日看见瘸子又在山下放马,于是便凑了过去。

大叔,这马,让我们骑下呗?

瘸子抬头看了我们一眼,脸上瞬间写满不屑,他的嘴唇抖动了半天才吐出几个字来:就就……你们几个……还想骑它?知知……道它是什么……马吗?

哈,原来还是个结巴!我们心里发笑,嘴上却专捡好听的说。但是他的头却一直摇得如同拨浪鼓。软的不行就来硬的:我们扑上去抢他手里的缰绳,硬往马背上爬。他一着急,嘴唇干动弹却说不出一个字来。

正在这时,忽听得“啾啾”一声马嘶,却见那匹老马突然暴跳起来。它身体一抖,脑袋一摆,就把我们这几个小屁孩甩得滚滚爬爬。随即它身子一横,扫帚般的尾巴又抽了过来。

我们落荒而逃。跑出好远还听见瘸子在吼:这这……回回……知道厉害了吧?告……告诉你们,这……是一匹……军功马,它……还有军功呢!你们还……想骑……它,啊呸!

但是我们却不甘心失败。军功马,军功马有什么了不起的!大人们把那些立过军功的人都一个个地揪出来斗了,难道我们还会对一匹老马客气吗!

于是我们就开始挖空心思想起歪点子来。

先是起哄,每天瘸子牵着老马一出来,我们立即尾随,在后面学狼嚎鬼叫,又学瘸子走路,学他说话,编顺口溜骂他。几天之后,发现这招根本不灵。因为瘸子每天为老马选好草场之后,就坐下来抽烟。对我们的叫骂,他根本置若罔闻。老马呢,只管低头吃草,当然更不搭理我们。

接着是攻击。我们每人头上戴一个树杈圈儿,手里拿根树棍,提前在他们的必经之路旁埋伏好,等他们走近了突然冲出,口中高叫“冲啊”、“杀啊!”又学机关枪、手榴弹的响声,一口气冲到老马跟前,对着它就是一通乱打,就听见瘸子撕心裂肺一声大叫,冲过来拼死护住老马,转身和我们搏斗。我们的棍子打到他的身上他也不在乎。头两回,老马只是被动地挨打,可是那天,它突然又发起威来。

那天我们的冲锋才开始,没想到老马又是一声嘶鸣,它挣脱缰绳,高昂起头,瞪着两只铜铃般的眼睛,挺尾竖鬃,迎着我们就冲了过来。我们先是被吓傻了,接着掉头就跑。老马却不依不饶,继续追赶。它大概看出我是领头的,就紧盯住我追赶。它虽然跑得并不快,但是到底还是把我追上了,一口叼住我的后衣领,就那么让我悬空着,一直把我叼到瘸子跟前扔下。它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一副累坏的模样。

我在地上哭喊、求饶,我听见瘸子在结结巴巴地教训我。直到他们走开我才爬起来。我看到老马这时回头看了我一眼,它的目光很奇特,宛如大人对犯错误孩子的警告。不过老马最后还是被我算计了,我用看电影里学的一招报复了它。我们在路上挖坑,然后放上树杈,用土盖好,还脱下鞋来在上面印上脚印,伪装得就像路面一样。那天,瘸子和老马慢慢走过来了,我们藏在树林里远远地看着。就见那匹老马忽然一头栽倒了,接着就传来了瘸子的哭喊声。

我们几个坏小子正在树林里欢呼雀跃。猛然,我们听见了一种声音响起。那声音是那么高亢,那么悲愤,还带着英雄迟暮的无奈。哦,那是老马的嘶鸣声。它的声音在草原上回荡,一声接一声,穿云裂帛,震撼心灵。我们一时间都被镇住了,世界也一下变得安静起来,仿佛一切都瞬间凝固了一般……

多年以后,我重回故里,赫然发现,当年的军马场早已不复存在。那地方却矗立起了一匹马的雕像。那马,高昂蹄踞,鬃毛竖立,一副冲锋陷阵的姿态。我迫不及待上前查看,终于读到了后面的铭文:红云,军功马,勇敢聪慧,极通人性。战争期间为部队运送弹药,能自己卧倒隐蔽,躲避枪弹。后去河中运水,能自己侧卧灌水,送往火线。荣立二等功,部队终生养护,1967年因断前腿去世,终年30岁。

啊,老马,你原来真的是一个大英雄啊!可是我……如烟往事在眼前闪过,我简直无地自容。我长跪在老马雕像前,深深忏悔。同时我也在想,如果当年不那么乱,有人给我们讲下军功马的故事,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吧。



楚雄的菌子

□虎三

在楚雄人的眼里,菌子是大自然赐予的原生态食品。每年春耕、春播、春种以后,云贵高原滇中楚雄,在时断时续几场雨水的滋润下,田地里的庄稼,山头上的万物,一片葱郁,生机勃勃。

转眼,进入夏至节令,原本温暖的太阳脾气更加暴躁,就像彝家汉子喝了烈性老白干,开始火一样爆燥起来。

雨,一滴,一滴,也像彝家女人委屈的眼泪,隔三差五,说来就来,淅淅沥沥。

几次暴雨,几场雨润,千里彝山如雨后春笋,漫山遍野冒出一窝窝、一朵朵颜色各异、伞状不同,被彝家人称之为“菌子”的蘑菇。

楚雄的菌子,穿越古今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早有记载:鸡枞出云南,生沙地间之藁也。

生长于这方土地的我,从小就认识很多菌子。那时我还是个孩子,生活在大山的皱纹里。每年春耕栽种完毕,菌子就会随着万物,如季节孕育的一茬茬孩子应运而生,像一波波登门的客人,络绎不绝拜访彝山。

来得最早的除那些枯枝朽木上像树花一样生出的香菌、木耳外,要数那些和草芽一起拔绿,如小圆球似的“马皮泡”、“牛眼睛”,像蛋壳里迫不及待待出生的小鸡、小鸟,又如一群雨季开始的小帮帮,拱破大地的肚皮,探出头来。把它们当孩子捡回家,便成了第一顿尝鲜的菌子晚餐。

紧接着,菌子被季节的序幕拉开,那些身价昂贵的鸡枞、干巴菌、牛肝菌、松茸、松露、羊肚菌就会陆续闪亮登场。那些低矮稀疏的